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
第四十七回 殺忠臣元吉報私怨 救良將士信劫法場

詩： 蕩蕩沙丘一望平，昔年曾見祖龍行。

併吞已滅六王國，禦侮還營萬里城。

仙藥未歸徐福死，鮑魚初載嗣君傾。

不知創業根基薄，空負相傳萬世情。

隋亡逐鹿起蜂塵，掃盡雲霾復遇春。

萬里江山還是舊，六朝人物已更新。

民心久厭凌夷世，天命終須屬至仁。

蟻聚蜂屯爭帝業，到頭難免獨夫身。

且停前代詩中鑒，再說興亡傳內言。

唐朝收了江陵吳楚，詞分別調，豪傑內另發新枝。說那中山府薛氏兄弟五人，一名萬江，二名萬海，三名萬澄，四名萬澈，五名萬湖。家世豪富，愛學武藝兵韜，萬澈獨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見隋朝滅亡，山河碎割，就霸佔了中山府，積草屯糧，招軍買馬，結連滄州高開道、兗州徐元朗、濟陽孟海公，要謀奪唐朝天下。四路合兵，聲勢大振。有潼關盛彥師差報馬上長安，奏與高祖。高祖聚集文武，商議起兵，徵討中山各郡。三齊王說：「大哥！你我去收中山何如？」建成說：「三弟，你豈不知薛家五虎，驍勇絕倫！你我手下，又沒有好將官，怎麼去徵討成功？」齊王說：「大哥！你差了，西府的將官，也是各處招集來的，你我若領兵到中山府，天幸收得薛家五虎，就是你我的家將了。因你我常不領兵出外，以此手下沒人。如今要領兵徵討，問西府取五員將官來用。要秦叔寶、尉遲恭、殷開山、程咬金、羅士信如何？」建成道：「三弟說得是！」二王當駕叩頭，奏道：「父皇！臣二人願徵討中山城去，只要用西府五員將官，秦瓊、尉遲恭、殷開山、程知節、羅成，著尉遲恭掛先鋒印。」高祖准奏，傳旨到天策府，宣五將來。不多時，五將入朝。高祖說：「東、齊二王下中山徵討，宣你五將保駕。奏凱還朝，重加官職，卿等各宜用心！」五將領旨，同英、齊二王，辭駕出朝，下演武場，點選人馬起營。

將軍掛印忙傳令，楚漢爭鋒速點兵。

蘇秦背劍為前部，五嶽朝天殿後行。

大四對連八不就，拗馬軍隨正馬軍。

南方火煉丹旗燄，西兌梅梢月似銀。

北方八黑一定墨，震東青染錦襪裙。

天牌手捧七星劍，龍虎風雲一處尋。

群鴉噪鳳隨鑾駕，寒雀爭梅獻統兵。

揉碎梅花槍攪樹，雪消春水將登程。

三斗混雜持兵刃，二土桃園逐對行。

雙蝶戲梅軍趨路，桃紅柳綠映旗明。

鍾馗抹額前來報，馬哨山中晝夜亭。

大軍止行，哨馬來報：「中山界口到了！」英王傳令住軍。營安得勝地，軍聚旺生方。屯營紮寨，休息一宵。次日，英、齊二王坐下中軍帳，眾將參見已畢。傳令著尉遲恭先鋒領半千軍馬，到中山城搦戰。吩咐：「務要全師取勝，不可違慢軍情！」敬德心下自想：「前部先鋒，常例領三千兵，怎麼只發五百軍士？」也不言語，披掛上馬。

鐵襪頭襯紅抹額，皂羅袍掛烏油甲。

綠靴犀皮腰懸鞭，擎槍跨上深烏馬。

領兵出營，來至中山城下。軍士吶喊，鳴金搦戰。中山哨馬報入帥府：「有唐朝兵馬臨城搦戰！」薛萬澈說：「來的唐將，必是一員名將，今日我自出兵迎敵！」萬澈披掛上馬，開了中山城，齊擁出來，列成陣勢，一馬當先。唐陣上敬德大喝一聲：「來將通名！」薛將道：「吾乃中山府虎將薛萬澈就是！唐將通名！」尉遲道：「吾乃大唐前部先鋒將尉遲敬德是也！」兩下裡蹬開戰馬交鋒。正是：哪吒卻遇花關索，太歲初逢黑殺神。

尉遲唐國擎天柱，萬澈中山蓋世英。

大庾嶺前雙虎鬥，濟陽江內二龍爭。

辰時戰至黃昏後，日落山腰暫已兵。

整整戰了一日，不分勝敗。天晚各收兵回營。尉遲見了英、齊二王，問：「出軍勝敗如何？」敬德說：「臣與中山薛萬澈大戰一日，不分勝敗，明日定奪！」齊王說：「你隨西府徵討，陣陣有功，今日怎麼怠緩將令？本該重治，只說頭一次發兵，就難為你，來日無功，定按軍令！」敬德悶悶，自回營房不題。且說薛萬澈回進中山城帥府，見了眾弟兄。萬澈說：「唐將敬德果然驍勇，我與大戰一日，不分勝敗。明日必須用計交鋒，方可取勝！」次早，薛家兄弟聚議出兵。萬澈說：「今日三哥出兵，大哥與五弟伏兵在倉山左右谷中。三兄詐走，誘唐將進倉山來。你兩哨人馬就殺出來，我領人馬往後殺來，三哥回馬往前殺來，使他腹背受敵，務要取勝回營！」眾兄弟披掛，各自領兵前往去了。

且說薛萬澄領兵，擁出中山城搦戰。唐營哨馬報知英、齊二王。齊王喚敬德領兵迎敵。敬德出陣門，瞧見來將不是薛萬澈，敬德喝道：「薛萬澈怎麼不見？你是何人？」薛萬澄大惱說：「誰不知我薛家五虎？吾乃萬澈之兄萬澄就是！唐將快下馬受降！」敬德圓睜雙眼，喊震一聲，舉槍去刺。萬澄掄刀就迎。戰不數合，虛砍一刀，撥轉馬往倉山就走。敬德不知是計，拍馬後追。趕至倉山，只聽得鑼鳴人喊，山谷中擁出一彪人馬來，為首一員大將，絳袍銀葉甲，盔頂赤纓飄，薛萬江手執雁翎刀，驟馬殺來；右邊山谷中，鼓聲震地，擁出一彪軍來，為首一員大將，頭戴金盔光耀日，身穿銀甲勝朝霜，薛萬湖手持玉板刀，驟馬殺來；後面塵頭起處，金鼓齊鳴，為首一員大將，錦袍花繡帶，盔甲赤金妝，薛萬澈手持方天戟殺來；前面薛萬澄復回馬趕來。四員將戰住敬德，人馬漫山遍野，裹將攏來。敬德心內自想：「我中他的計了！」果然大將軍有八面威風，抖擻精神，戰敵四將。一桿刀鐵槍，敵著雁翎刀，迎著點鋼槍，戰定玉板刀，架開方天戟。辰時戰至黃昏，不覺月上瑤天，碧空如洗。敬德越長精神，薛氏倍增銳氣。能施戰策興邦國，慣使兵韜定太平。五將大戰一晝夜，不分勝敗。

敬德回至唐營，見了英、齊二王，把大戰一晝夜的話，啟復齊王。齊王問：「不曾損折軍士麼？」敬德說：「被賊將誘計，伏兵四面殺來，寡不敵眾，折了一百餘兵。」齊王聽說大惱：「你這黑賊！當初不過月餘，取我唐朝江山千里，但遇交戰，陣陣得勝，斬將奪旗，何曾損折軍士？今日我用著你，就懷二心，不服差調！」喝令刀斧手：「把尉遲恭推出斬首報來！」閃過秦叔寶奏說：「殿下息怒！權赦尉遲恭初犯！」齊王說：「我軍令在先，要全師回營。頭次違令，我已饒恕；今日出兵，不能取勝，反折軍士。兩次無功，再有什麼理解？不准所奏！」叔寶又奏說：「殿下！勝敗兵家之常。況我這裡將寡兵微，他那裡用計埋伏，豈能保全？姑從寬宥，令其立功贖罪，則恩威兼著，人思報國。設若典刑，人心不服，竊恐將士一朝解散，不能自安。望殿下思之！」齊王一心懷著舊恨，要殺敬德，見叔寶犯顏直諫，反生嗔怒，拍案高聲喝罵：「你這乾賊！倚著西府的權勢，相結黨惡，不服差調！」

我唐朝沒有你，終不然不取了天下？」喚刀斧手：「把秦叔寶綁去，一同斬首報來！」一壁廂正綁出營，唬得羅成魂不附體，心下自想：「我待要過去直諫，尤恐連我也要取斬，再有誰來解救？」那羅成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。連忙喚心腹軍士，取了二將的兵器鞍馬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羅成放馬跑到法場，喝聲：「留人！」割斷了綁索，啞一聲喊，劫了法場。三將上馬，往前去了。且說旗牌官報知英、齊二王，二王大驚，喚程咬金：「快去招安三將，許他立功贖罪！」咬金一騎馬趕出營寨。約有數里之地，遠遠望見三將。咬金連聲高叫：「三位將軍！殿下有令，招安回營！」敬德回馬，趕近前來，舉著竹節鞭，喝一聲：「勇夫！誰要你招安？」唬得咬金撥轉馬復回營，啟奏英、齊二王。英王說：「三弟，都是你偏執已見！叔寶止因諫言，非有罪犯，不應一概施行！」齊王說：「我才要斬之時，大哥又不言語，事已至此，不須埋怨！」齊王傳令各營將士小心，晝夜防備敵兵不題。

且說秦瓊、尉遲恭、羅成來到中山界口，三將說：「我們商議個去處。」叔寶說：「我們無奈行此事，終不然真個反唐？英、齊沒了你我，料然收不得中山府的刀兵。這次必定二殿下領兵出來，我們還要面主伸冤。如今回潼關去等候。」敬德說：「秦將軍見得是！」三人勒轉馬，抄路徑往潼關住下。叔寶說：「我們雖在此等候主公，主公不知其故。英、齊決然捏情，誣奏朝廷。如今煩羅將軍暗地回長安，把冤情訴聞主公，就安撫三家宅眷。我二人在此候將軍。將軍若同主公出來，在此相會。今日就煩一行。」士信卸下戎裝，扮作經商客旅，徑上長安見秦王不提。

再說中山府薛家五虎商議，萬激說：「雖與唐王交戰，二次不分勝敗，他那裡料不用心防備。今夜我們分五路人馬，去劫唐營，功可成矣！」萬江說，「四弟所謀，正合吾意！」五人全妝披掛，整點軍士。到了三更時分，紮紮人馬，滔滔地擁出中山城。人盡銜枚，馬皆勒口。直至唐營，連放三聲火炮，五路人馬，啞一聲喊，殺進唐營。有程咬金、殷開山、喬公山、耳珠晃、褚可達五將，迎住敵兵，忙掣兵刃上馬，保著英、齊二王，奮勇殺出，奪路而走，也顧不得人馬。被薛家五虎追殺數十里，唐兵十喪八九。天色將明，眾將保英、齊二王退入靈台縣。薛家五虎得勝收兵，回中山城，兄弟們置酒慶功不提。

再說英、齊二王，屯住靈台縣，與眾將計議：中山府刀兵，難以定奪，今著喬公山星夜回朝，取救兵接應。就把三將謀反事情，奏聞朝廷。齊王喚過喬公山，附耳低言。喬公山說：「知道了！」辭了二王，一騎馬徑上秦京。有日來至大國長安，東華朝前下馬。高祖視朝，黃門官奏：「喬公山等旨！」「宣至駕前！」朝拜高祖，喬公山把出兵不利情由，並三將造反的事，一一奏聞。高祖大驚，問：「他三人為何結連造反？」喬公山說：「不服殿下差調，阻撓軍令，懼罪謀反！還有一件機密之事，奏知萬歲。」高祖傳旨，散了文武。喬公山直臨御前奏說：「有反臣家屬，見居長安，恐生內變。殿下令臣密奏聖上，把三將家屬，就行取斬，不可遲延，免生後患！」高祖准奏，吩咐喬公山：「快往中山，協同守備。朕別調人馬策應。」喬公山辭駕出朝，離卻長安，回到靈台縣去。畢竟高祖殺三將家屬，不知如何。正是：烏鴉共喜鵲同枝，吉凶事，全然未保！

齊王何事挾私仇，致使忠良作叛流。